

何太陽

五幕話劇

中南軍大文藝工作團

集體創作

李蒙 王冰 執筆



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刊行

五幕話劇

向 太 陽

中南軍大文藝工作團

集 體 創 作

李 蒙 王 冰 執 筆

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刊行

人物表：

曾豫生——二十二歲，×大學工學院電機工程系二年級高材生，廣東人，其父爲土木工程師，他富有正義感，對國民黨之腐化貪污深表不滿，但認爲蔣介石抗戰有功，崇拜美國科學文明，認爲中國之貧弱乃工業落後所致，他主張工業救國，對政治不加聞問，死鑽數理，對共產黨政策不瞭解，贊成土地改革，而反對清算鬥爭。個性耿直爽快，生活較樸素，在工學院學生中有威信。

曾豫菁——二十歲，豫生之妹，×大學文學院一年級生，熱情直爽，活潑急躁，學運中的積極分子，敢作敢爲，自尊心強，政治認識清楚，對其兄常持恨鐵不成鋼的態度。

方正平——二十五歲，×大學工學院二年級生，鐵路職工子弟，共產黨員，沉着冷靜，善思考，對人和藹可親，有鬥爭經驗。

何雲——二十二歲，豫生同班學生，思想進步，正直熱情，但不夠沉着，有着小資產階級的幻想，學運中的積極分子，自治會主席。

高峯——二十三歲，×大學文學系二年級生，熱情直爽，愛打抱不平，學運積極分子，個性急躁。

徐志虹——二十三歲，方正平同班學生，積極分子，老誠。

崔炎——（女）豫菁同班同學，二十三歲，勇敢熱情，沉着，善團結同學，穩重，學運中積極分子，有大姐作風。

吳夢樂——二十五歲，富商子弟，外文系二年級生，醉生夢死，崇拜美國資本主義的社會生活，跳舞打球，吃喝玩樂，他的人生哲學是『人生若夢爲歡幾何』。對國家政治問題是漠不關心，經事實的教育後轉變。

馬麗娜——二十歲，訓導長之女，和吳夢樂是一對花天酒地廣爲交際的人物，是反動派的犧牲品，曾受凌辱經教育爭取轉變。

許慧英——十九歲，豫菁同學，豫生愛人，職員子弟，懦弱無主見，心地純正，政治上糊塗，三青團員，可憐虫。

劉主光——二十五歲，基督教徒，法學院三年級生，豫生好友，好好先生，不關心政治，舊社會的被壓搾者，懦弱，後轉變。

李懷仁——二十三歲，劉主光同班，特務學生。

王基石——政治經濟系三年級生，中美特訓班訓練的特別扈助特務，偽裝進步，見什麼人說什麼話，狡猾，陰險，三青團負責人之一。

馬希聖——×大學訓導長，四十餘歲，國民黨員，三青團書記，CC分子。

特刑庭主任——五十餘歲，CC分子，毒辣，狡猾，陰險。

姨太太——三十餘歲，訓導長的姨太太，妖艷。

大馬靴——三十餘歲，特刑庭突擊組特務，總看守。

特務——甲、乙、丙（看守）警察二名，憲兵二名。

嫌疑犯——甲、乙。

男學生——一（陳華）二（鄭一民）三、四、若干人。

女學生——A B C D 若干人。

劉同志——軍管會文教處幹部。

徐曉君——（女）宣傳員，×野××軍宣傳隊。

林厲——宣傳員，×野××軍宣傳隊。

工友——學校的校役。

孫處長——國民黨，××軍留守處上校處長。

史秘書——特刑庭秘書。

公安總隊排長

公安總隊戰士

第一幕

時間：——初夏，解放前一個月，X大學罷課後第三天，傍晚。

地點：——X大學閱覽室。

出場人物

——曾豫生，曾豫善，方正平，何雲，吳夢樂，馬麗娜，許慧英，王慕石，李懷仁，馬主任，劉主光，徐志虹，崔炎，高峯，特務甲、乙，學生一二三四，女生A B C D。

警察，憲兵。

景：舞台之左前方露出亭子的一半，走廊通禮堂，亭內有石桌，石凳，在褪色的亭柱上寫有標語一條『禮義廉恥，四維八德』。這是國民黨市黨部的石印品，台正中有一張靠背椅，亭後有樹叢，椅後是花園再後是剪得整齊的冬青樹，蜿蜒到天幕右後側，這裏是校園的月亮門，是用竹子編的，上面用紅紙寫的『民主花園』四字，門被假山遮去一部，在靠背椅的右側方，有一鋼骨水泥電線桿，上有木牌，指向圖書館，（藍牌白字）電線桿上有四支電

燈，通過台上可見都市的景色，轟天的烟囱林立，但都死氣沉沉的。

幕啓：方正平，何雲，徐志虹，崔炎，曾豫青，高峯在場，他們在開會——這時落日的餘輝映照著他們，照紅了天的一隅。

方：我就這樣吧！大家看看還有什麼問題沒有？

高：沒有，方式靈活，團結大多數同學，才能取得鬥爭的勝利對不對？

何：對是對，可是高峯你不要光說嘴，一碰到具體問題，腦子一熱，脾氣就來了。

高：何雲，你為什麼總是對我有成見？

何：沒有成見，事實如此，在昨天因為曾豫生說了一句復課，你就罵了他一頓。

高：我們罷課是爲了反飢餓，反遷校，要求實現八項和平條件，要求真正的永久和平，他要復課這算正確嗎？難道我糾正他這種鬆洩鬥志的言論，不應該嗎？

何：我不是說不應該，而是不該用這種方式，這樣會使他更遠離我們。

青：我哥哥那股書呆子勁總改不了，整天抱着物理、化學、微積分在死啃，這種對鬥爭漠不關心的態度應該糾正糾正。

方：豫青，難道你對哥哥還不瞭解麼？

青：爲什麼不瞭解，他想學工業，到美國去留學，將來回國復興工業救中國，他從來就不關心政

治問題。

方：那你應該幫助他，從目前形勢和理論上說明問題。單純的駁斥他打擊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。

高：老方，你以為這不是幫助麼？我覺得批駁他這種謬論就是幫助他。

青：他這種思想很頑固，談形勢理論他根本不聽，我和他一談，他就說：『你個小毛孩子懂得什麼？』他認為工業第一，其他什麼戰爭問題，罷課反遷校好像和他不發生關係一樣，他就知道讀書是他當學生的責任，其他的事情，他却認為是又耽誤課程，又沒用。

徐：還要慢慢說服他，豫青，你和老高是一個脾氣，很熱情，就是有的時候太急躁。

高：那要看對誰！比如對王慕石這樣的貨色，我一見就討厭，他那副見人就奉承恭維的偽君子樣，我就非發脾氣不可。

青：王慕石那種討厭的樣子，我就懶得見他，一聽他說話就渾身難受。

方：這都說明你們的修養不夠，我希望你們不要憑一時感情衝動，去處理問題，這樣會使工作受損失的，甚至使我們的鬥爭遭到失敗，我們都是民主同盟的盟員，就有責任爭取中間同學，使他們同我們站在一塊，尤其會豫生，他在工學院能團結一部份同學，我們應該採取團結的態度去幫助他。這樣給其他同學一個好的印象，因為在工學院像會豫生這樣的同學還不是少數，特別豫青要加強工作，用你們兄妹的關係來打通他的思想，何雲，你和他住在一個屋子

裏，應該加強對他的教育和幫助。

何：對過去說的不夠多，今後一定多找他談。

崔：對王慕石的態度是多去接近他，對他加強瞭解，他是這一期從中華大學轉來的，對他的過去我們還不瞭解，需要很好注意，但態度要和善才對，免得對其他同學有不好的影響。

方：老徐，你把牌收起來吧！

徐：（收拾桌上的牌）好吧，豫菁，老高，你們以爲怎麼樣？

高：盡力而爲之吧！對會豫生……。

何：思想上不解決問題！

菁：我也這樣想！

方：希望你們多費些思考，不要衝動，這樣會有好處的，時間不早，我們的小組會就開到這裏結束，（掏出文件）你們把這個文件拿去看看。

羣：什麼？（回看）

高：約法八章。

方：對了，你們仔細的研究，研究，崔炎，你明天早上，要把他印出來，散發出去。

崔：好（向衆），咱們走吧，時間不早了（衆散去）。

（何與方向校園門走去）（站住看日落）（天際輝映着晚霞）

何：正平，你看太陽快要落山了，黑夜來了，我很喜歡安靜的夜晚，更喜歡有太陽的白天。

方：但是在這種黑暗的社會制度之下黑夜是不安靜的！

何：我知道，夏天的黑夜是蚊子的世界，他們到處叮你，吸你的血，老鼠也會偷偷的咬破你的衣服！可是正平我有一個預感，就覺得這種不愉快的黑夜會很快的過去！白天會很快來了，那時候光輝燦爛的太陽會照遍全中國的大陸！

方：你估計過麼？這種黑夜裏會有什麼問題發生麼？比如你突然因為什麼不幸的原因而丟掉了白天的太陽怎麼辦呢？

何：我還沒有估計過，不過我覺得人生是戰鬥，爲了爭取光明而犧牲，那是英雄的行爲！我自信你，我，老徐，高峯，豫菁，崔炎都會平平安安的渡過這混亂的黑夜的。

方：何雲！我勸你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應該克服了，你看國民黨反動派又在吹牛（展開報紙）中央社四月二十日前線電，國軍某部於本月十九日殲共軍主力三師之衆後。爲保存實力自××陣地作戰略轉移，在這條消息的另一面，不說解放軍已經解放××，這條消息，是爲了掩蓋他們的失敗，這種形勢的發展對我們是完全有利的，但是，何雲，應該知道一條瘋狗，當他要死的時候，會更加瘋狂的，你不要妄想和平會馬上到來，和平談判到今天已經二十多天

了，但沒有一點結果，你要知道國民黨本質是與人民爲敵到底的，他們同黨和談，只是爲了爭取時間，補充實力，繼續和人民爲敵到底。

何：我知道，我所耽心的不是我自己，我耽心的是我們這次的鬥爭。

方：你是自治會的主席，在鬥爭中要勇敢，但是也要機警，要胆大，也應該心細，根據這次罷課的羣衆情緒，估計只要我們能堅持，能團結大多數，自然會獲得圓滿的結果的。

何：我也認爲勝利是有充分把握的。

方：我想你應該多找會豫生談談，使他充分認識這次罷課鬥爭的基本原因和前途，糾正他那種不問政治單純工業救國的糊塗想法，幫助他瞭解中國貧弱的基本原因和發展方向。

何：這不成問題，我一定盡力而爲之！

方：你還要提高警覺，現在你是蚊子所注目的人物，因爲你是自治會的主席。

何：我不怕，秋風來了以後，蚊子都要死去的。

方：要勇敢，但不要麻痺，這幾天來我也有個預感，好像要有什麼大的變動，你不要看最近三天來沒有動靜，要知道當暴風雨到來之前是會有片刻的安靜的。

何：讓他來吧，我要像暴風雨中的海燕一樣勇敢的呼喊。

方：我們要勇敢，更要沉着，冷靜，這樣就是再大的風暴也改變不了我們的方向。

何：正平！我總以為我能當個英雄！我們自治會的同學，都會是英雄，假若在暴風雨未來之前我突然遭到不幸，那我也要像一個英雄一樣的死去！希望你們紀念我吧！

方：哈哈何雲！你這種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又來了，要知道當英雄單純的勇敢只是問題的一面，另外一面，必須具備有沉着冷靜機警靈活的頭腦，否則是不可能成為英雄的。

何雲！我們要時時刻刻的虛心冷靜，稍微不注意被已得的成績弄花了眼睛，會遭受澈底破壞的！

從前有一個騎士他的騎術非常精通，一天在賽馬會上他的馬像龍駒一樣，出奇的姿式飛跑着，把許多匹馬留在他背後，觀眾發狂的爲他鼓掌，這位騎士認為勝利是定會有把握的，非常驕傲，在馬上搖擺起來，一個不小心，從馬上跌下來……

何：老方！你不要說了，我絕對不會像那個騎士一樣，我們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青年，怎麼能和中世紀的騎士比較呢？

方：這個小故事雖然說的是中世紀的騎士，但是可以警惕我們自己的行動。

何：我明白你的用意了，你用故事的形式說明問題，會使我記得更牢，你是說在運動的勝利中不驕傲，不大意，即使運動受了挫折，不自餒不急躁，要虛心謹慎的對待任何一個問題，是不是？

方：對對！哎，這一期的壁報怎麼掉啦，在明天晚飯後能夠出刊嗎？

何：可以。

方：我們的『告同學書』和人民解放軍的約法八章都要登上，不過在登的時候方法巧妙一點，你看是不是可以把八條分開刊在壁報裏面，要更好一些？

何：好吧！沒有問題。

方：好，再見（伸出手來）！

何：再見！

（方先下去，台上留下何在整理東西。）

（王慕石上）

王：何主席！

何：王，沒到街上去玩玩麼？

王：那裏有時間到街上去，現在我們的運動正在緊張的進行着，爲了同學們康樂的讀書環境那裏有時間玩呢，我剛才和他們爭論關於他們要復課的問題呢（突變態度）。何主席！自治會，常委會什麼時候開會？我有個意見！

何：還沒決定，你有什麼意見！

王：咱們罷課才三天就有人動搖了，要想復課，比如工學院的曾豫生，他就是第一個領頭要復課的，我說這種人應該好好的審查一下，是不是有什麼問題。

何：你的意見是……

王：我的意見是要無限期的罷下去！只有這樣才能取得最後勝利。

何：曾豫生要復課自治會早知道，這也不能說曾豫生有什麼問題，不過罷課麼……也不能無限期的罷下去，這些問題我們自治會是會尊重同學們的意見的，你的意見我給你帶到常委會去，大家研究研究，再答覆你！

王：我的意見是一時想到的，請你考慮吧！不一定正確！我認爲用無限期罷課的口號去反對復課的行動是很有力量的，對麼？

何：關於無限期罷課的口號……

王：（看着何下去）哼！你也配在我面前擺架子，我看你還能擺幾天，你還教育我。（對內）來吧！

許：（畏縮的出來）……

王：許慧英！你是三青團員，你入團已經兩三個月了，可是一點工作成績都未作出來，最近聽別人反映你思想左傾，並且一天到晚和曾豫生談戀愛，而不能工作。

許：（委曲地）不！我和會豫生已經認識一年多了，並且和會豫生繼續談戀愛是你給的任務，不過我想，會豫生知道我是三青團員，恐怕工作不好作！

王：這我都瞭解，不過你要知道李懷仁介紹你參加三青團，是想把你弄到手，當然他看見你和會豫生整天在一起，就不免有些嫉妒，所以在訓導長面前說你許多壞話。

許：他愛說什麼就讓他說去？

王：不過沒有關係，李懷仁這種人是軟的欺侮硬的怕，你不用理他，你聽我的話，一切沒有問題。

許：我！……

王：我的爲人你還不瞭解，我沒有別的意思，你不要誤會，我是爲了工作，近來共產黨分子活動的很厲害，他們反對學校南遷，他們鬧罷課，每天弄什麼『解放區之聲』『自由之聲』的廣播，特別庭派了好多人找了一個禮拜了，也沒有弄清他們的收音機藏在什麼地方？現在主任下了命令限三天之內把問題弄清楚，然後來個一網打盡，所以這個任務非常重要。

許：我也沒有辦法找到什麼材料，會豫生也不是共產黨，並且很多同學都罵他，『右傾』『死頑固』他那裏有什麼材料呢？

王：正因爲別人罵他『死頑固』我們才要找他，拉住他，他在工學院的同學中有些威望，叫他鼓

動工學院復課，只要工學院復了課，他們這次罷課就算完全失敗了。

許：他不一定有這樣大的力量。

王：不要緊，現在自治會的人和他很接近，他那裏一定會有材料，曾豫生不是常說要到美國留學學工業麼？也可以鼓勵他參加中美訓練班。

許：他不能聽我的話。

王：不要緊，你告訴他，你參加三青團是被迫的，而且你們又有一年以上的感情關係，這就是工作的有利條件。

許：我……

王：你和他好好談談，一定要瞭解最近同學中傳說的『解放軍打到信陽了』的消息是誰說的，一定要交出人的名字來。

許：我怕完不成任務……

王：（板起臉來）特刑庭的命令，這是任務，不完成能行麼？

許：我……

王：我知道！你的經濟困難，你好好去工作，下半年的一切費用完全沒有問題，而且還有獎金！你不要胡思亂想，別看和平談判開始，但是沒有成功的希望，我們的方針不會改變，這不過